周氏武仲春秋左傳編類

三十卷

佚

楊時作墓志曰公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於諸國俾易覽焉

閩書周武仲字憲之浦城人歷官吏部尚書以朝請大夫致仕

羅氏棐恭春秋指蹤

佚

春秋盟會圖

佚

曾氏元忠春秋歷法

佚

江氏琦春秋經解

三十卷辨疑一篇

佚

胡銓志墓曰琦字全叔建陽縣人宣和三年鄧進士出身左宣教郎生平無他嗜好獨研究春秋之旨裒古今傳注參校取舍雖祁寒盛暑不少輟者十年嘗述其所見數條就正於楊公時楊公撫書歎曰百世之絶學留心者幾希吾老矣之子勉旃後進有望焉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篇以紹興十二年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羅氏從彥春秋指歸

佚

從彥自序曰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人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啟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爲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

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興復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爲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黜不復作天下不胥爲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謂垂後世傳無窮眞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

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爲中國患於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爲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以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閒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

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與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注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刮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毘陵授學有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或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郟鄏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獲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

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陸氏淳春秋後傳補遺

宋志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鈞游之父

稅氏安禮春秋列國圖說

安禮自序曰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圍滅入孔子筆之於經邱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想見其處今掇其著者附次之

陸元輔曰世所傳春秋列國指掌圖說刊本以爲蘇軾撰誤也蓋稅安禮作

王氏居正春秋本義

十二卷

佚

呂氏本中春秋集解

宋志十二卷又呂祖謙集解三十卷

存

趙希弁曰春秋集解三十卷東萊先生所著也長沙陳邕和父爲之序

陳振孫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大略如杜諤會議而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

朱子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權中書舍人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擧者稱爲東萊先生卒謚文清

按趙氏讀書附志以春秋集解爲東萊先生所著而不書其名蓋呂氏自有家傳稱爲東萊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爲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稱爲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爲目成公特最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撮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於春秋集解三十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有著述必書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即居仁所撰惟卷帙多寡未合而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猶未能釋也

謝氏逸春秋廣微

佚

姓譜逸字無逸臨川人舉進士不第以詩文自娛學者稱為谿堂先生

徐氏俯春秋解義

佚

中興聖政錄紹興三年二月右諫議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

陳氏禾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統論

宋志一卷

佚

張氏浚春秋解

六卷

佚

李氏光左氏說

十卷

佚

許氏翰襄陵春秋集傳

佚

李綱後序曰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諸夏外夷狄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綽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爲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

而忘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陽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之所不能言者得而讀之豁然如披雲霧而覩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三家者齊驅而並駕也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餘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何如哉雖不見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

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誅絶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

王褘曰泰山孫氏專以書法論褒貶襄陵許氏永嘉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

胡氏銓春秋集善

宋志十二卷

佚

陳振孫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事蕭楚爲春秋學復學於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爲

宋志三十卷

佚

程端學曰鄱陽洪皓元彛撰

宇文氏虛中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辛氏次膺春秋屬辭比事

宋志五卷

佚

王氏葆東宮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誅絶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

王褘曰泰山孫氏專以書法論褒貶襄陵許氏永嘉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

胡氏銓春秋集善

宋志十三卷

佚

陳振孫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事蕭楚爲春秋學復學於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爲

宋志三十卷

佚

程端學曰鄱陽洪皓元猷撰

宇文氏虛中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辛氏次膺春秋屬辭比事

宋志五卷

佚

王氏葆東宮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佚

春秋備論　二卷

佚

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周必大作墓志曰葆字彦光吳郡崑山人宣和六年進士權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出爲浙東提點刑獄積官左朝請大夫留意經學尤邃於春秋嘗讀孟子彼善於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本旨以爲當時名卿有功而未嘗及者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不措一毫私意於其閒書成歎吾精力盡於此後當有知我者嗚呼庶幾無愧古之儒者矣

陳振孫曰監察御史王葆彦光撰朱新仲爲作序葆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龔明之曰彦光最長於春秋有集解十五卷備論五卷

蔡氏幼學春秋解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日錄類
一五六
三〇函
二六架
ノ七號
四八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府圖書館
LIBRARY OF TOKIOFU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八

胡氏安國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存

安國自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悼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

適人欲曰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焉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張九成曰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說大明

晁公武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

改周正朔

中興國史志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陳振孫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爲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他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爲一書

黃仲炎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周月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爲僭哉　又曰說元年曰體元所謂體元者春秋以一爲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卽位必體元以立極使如其說則春秋果黜周而王魯矣

黃震曰文定說春秋以春爲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晦菴先生以爲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不若是之紛更也

黃淵曰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然夏時冠周月之論至今可疑

宋鑑紹興四年夏四月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

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玉海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日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卷十萬餘言載孟氏諭除寶文直學士賜銀幣傳凡三十卷而下七家發明綱領之辭於首傳外復有總貫條例與證據史傳及學徒問答二百餘章子寧集錄名曰通旨一卷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顏淵問爲邦者然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爲國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

陳櫟曰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爲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爲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

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卽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卯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以次年又書五月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註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閒旱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以夏時冠周月之理

盛如梓曰春王正月胡文定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菴以爲不如此然宗之者衆

黃澤曰諸家說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胡文定諸公是也如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爲聖經之害者莫此爲甚　又曰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說亦引商秦爲證是不改月之說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按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註釋縱謬卻不至此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閒旱這斷然是五六

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
菴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又曰
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
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孔子有聖德無其位
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未
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
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
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爲正此是尊
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爲萬世通
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
蔣悌生曰近世明經取士專用胡氏傳蓋取其議論正大
康侯之失也
劉永之曰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
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爲一
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爲
一書焉可也
何喬新曰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文定
之傳精白而博贍忼慨而精切然所失者信公穀太過求
褒貶太詳多非本旨
彭時曰先生平生著述皆有關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爲
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
可以訓詁通自左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

煩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邪先生自壯年卽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奬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抶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內夏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與向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詆棄之邪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

胡居仁曰胡氏春秋傳多穿鑿文定既學於謝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又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爲己說也

李裘曰宋儒病漢儒好言災異而胡康侯傳春秋往往引用其說如文公十四年有星孛於北斗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康侯之傳何嘗不全用董仲舒劉向之說邪然又不明言也

卓爾康曰胡文定當南渡時發憤著書志固有在中閒詞旨激揚或有所過而昭大義明大法炳如日星不可磨滅也

羅喻義曰胡氏誤認天子之事爲春秋賞人點人作許大

舉措及問所黜則滕杞而已此豈天子事耶

尤侗曰胡傳專以復讐爲義割經義以從已說此宋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

俞汝言曰胡氏之傳借經以抒己志非仲尼之本旨

何其偉曰春秋晉荀吾帥師伐陸渾之戎書以大之也胡氏乃曰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猶厲厲以戒窮兵於遠者夫胡氏當建炎間以春秋入侍此何時也而猶厲厲焉以戒窮兵於遠者金人之起海角也遠者也宋未嘗窮兵也胡爲而徽欽北胡爲而康王南尋則奔明州走溫州胡氏以春秋進而輒戒窮兵其君復謝曰安國所講春秋吾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嗟夫惟熟於胡氏之春秋而戒窮兵戒

毛奇齡曰胡氏傳解經之中畔經尤甚胡氏傳出而孔子之道熄矣 又曰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三代以前皆改正也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擬議者而胡氏以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不知商亦改月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明言夏殷周之盡改月也陳龍曰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是商亦改時也漢律歷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而班固隨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

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故因祀方明奉先王以配上帝竝非新君即位改元之始月也若夫春秋之改時月可指數者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夫秋當有麥苗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若十月則小雪矣而何書也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若三月則啓蟄久矣而何足怪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此非春也冬也若果春則冰泮矣又若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無寅月而冬至者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夫二月春將分矣而日始南至無是理也乃胡氏不知何據逞其武斷謂以夏時

胡氏自造一例曰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承國於先君大夫扳已立而即立之則不書即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嘗一稟命天子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即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褒之矣夫亂賊其可褒乎乃自知難通於桓即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辭於宣即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辭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亂莫大於善惡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何所分別吾不意胡氏之學一開卷間即辭窮理屈如此

春秋通例

宋志一卷

存

胡氏寧春秋通旨

宋志一卷

未見

吳萊後序曰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閒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讐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寢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

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斬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閒見其解髮脫屨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

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爲當代儒宗仁甫爲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媿乎胡傳之學矣陸元輔曰胡寧宇和仲崇安人安國季子用蔭補官召試館職除校令所刪定官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出爲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安國之傳春秋也編纂檢討多出寧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世稱茅堂先生

春秋十九

鄭氏樵夾漈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考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地名譜

宋志十卷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未見

樵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謬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爲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振孫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呂氏公孺春秋類例

宋志十二卷

堂審察公孺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瓘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女妻之

程端學曰會稽石氏公孺姓譜字長孺高憲不仕高宗詔求遺逸召對稱旨命之官固辭高宗曰卿當爲朕勉受一官乃授迪功郎進其所作

春秋類例命藏祕閣

李氏棠春秋時論

宋志一卷

佚

程端學曰蜀李氏棠子思

王應麟曰建炎中李棠專采時議爲論一十八篇

任氏繼春秋五始五禮論
五卷
佚

高氏閌息齋春秋集注
通考十四卷
未見

陳振孫曰禮部侍郎鄞高閌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序文可見

程玠曰公之學蓋欲沿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於頹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內平王不可望矣故託始於隱公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於天下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志然猶幸其書之存也

樓鑰序曰吾鄉四明慶歷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其後伊洛二程先生之門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天資純粹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陞補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進士出身十五年高宗初建太學遴擇名儒爲四方所推服者爲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

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於上前擢貳卿將鄉用矣以直道忤時卒一斥不復家居數年中壽而歿頃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荊公廢春秋之學公獨毓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又博采諸儒之說爲之集注其說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仲子得全知黃州始取遺稾刻之而屬某以序某生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既投閑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攖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於隱公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望魯君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詞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於春秋者某何人而敢與此其託名於不腐乃勿敢辭公諱閎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

興未有艾也

張萱曰宋紹興間禮部侍郎廣陵高閎著其說專以程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爲本又博采諸儒之論而集爲注大旨謂仲尼懼先王經
世之法莫傳立爲中制俾萬世可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
託始於隱公皆推明伊川之意也
浙江通志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進士
鄭氏剛中左氏九六編
三卷
佚
剛中自序曰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
一十三變爲二十六无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
得者八總二十有七卦蠱凡兩書予志欲集爲一書久而
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畫其所得象具載
先之其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篇庶簡而易求也所集成
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會汲縣民有發其界
內舊塚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祕府元凱晚得見
之書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又別一卷純
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
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子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
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
興庚午正月
韓氏璜春秋人表
未志一卷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王應麟曰紹興中作

程端學曰璜字叔夏潁川人

環氏中左氏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列國臣子表

宋志十卷

佚

程端學曰環中字應仲淮陽人

中興聖政錄紹興四年六月玉海作五月年表不當先魯而後周上曰

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沈與求奏不當先魯而後周上曰

鄧氏名世春秋四譜

宋志六卷

佚

宋鑑紹興四年三月詔草澤鄧名世引見上殿名世初以劉大中薦召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上命爲廸功郎

玉海鄧名世上春秋四譜六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爲國譜年譜地譜人譜三月引見九月賜出身充史館校勘

姓譜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先是議臣禁學春秋名世獨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乃益研究經旨考三傳同異往往發諸儒所未及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錄其書以進遂以布衣上殿賜出身除勅令所刪修官兼史館校勘

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

辨論譜說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辨論譜說十篇一卷辨先儒言經傳之失考訂明切

朱氏震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玉海紹興五年三月詔侍講朱震范沖專講左氏傳震進

宋志四卷

佚

玉海紹興中侍講范沖進左氏講義四卷

李氏騖春秋至當集

佚

春秋機關

佚

春秋集解

佚

魏了翁誌曰公字清叔蜀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郎中太府少卿自號桃溪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生公講學臨篇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有春秋至當集春
秋機關春秋集解經語提要
黃氏顏瑩春秋說
佚
陳氏長方春秋傳
佚
張昶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閒以
進士終江陰軍教授所著有春秋禮記尚書傳
吳氏曾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陳振孫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時事爲之論若
史評之類
宋鑑紹興十一年六月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廸郎曾獻
所著春秋發揮而宜有是命
夏氏洙春秋素志
宋志三百一十五卷
佚
春秋麟臺獨詘

左氏發揮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時事爲之論若
史評之類
宋鑑紹興十一年六月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廸郎曾獻
所著春秋發揮而宜有是命
夏氏洙春秋素志
宋志三百一十五卷
佚
春秋麟臺獨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宋志十一卷

佚

王應麟曰夏沐撰春秋素志三百十五卷凡三百萬言謂出於元聖素王之志名曰素志又略其文而約說之爲麟臺獨講十一卷

句龍氏傳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佚

馬端臨曰夾江句龍傳明甫撰

劉光祖序略曰傳字明甫精於春秋三傳博習詳考又分一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書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蓋嗜

宋志五卷

佚

程氏迥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朱子曰沙隨春秋解說滕子來朝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三年便書滕子來朝或以爲時王所黜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或以爲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皆書子豈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

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卻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春秋顯微例目

宋志一卷

佚

方氏淑春秋直音

宋志三卷

者多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著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爲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穎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畢氏良史春秋正辭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通例

十五卷

佚

玉海紹興十三年正月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卷詔諫議羅汝楫司業高閌看詳來上特改京官

陳振孫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撰良史爲東平留守屬官東京再陷留金三年著北書已而得歸表上之北盟會編畢良史字少董蔡州人

陳氏知柔春秋義例

十二卷

佚

吳氏仁傑春秋論

未見

洪氏邁春秋左氏傳法語

宋志六卷

未見

徐氏端卿麟經淵源論

十篇

佚

魏了翁志曰武義徐君諱端卿字子長紹興十二年進士教授鎮江嘗著麟經淵源論十篇

董氏自任春秋總鑑

宋志十二卷

佚

玉海紹興十二年十二月詔董自任上春秋總鑑可采宜處以太學錄之職其書祕省錄進凡十二卷類集本末而爲解義

程端學曰廬陵人

劉氏本春秋中論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著

程端學曰長樂人

洪氏興祖春秋本旨

通考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

論語解序忻秦檜貶昭州以死

黃震曰浮溪序春秋本旨直謂仲尼復生不能易而末乃歸之興祖可草辟雍封禪之儀則文人之妄意談經其弊甚矣

晁氏公武春秋故訓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續館閣書目淳熙中晁公武進春秋訓傳三十卷

張氏九成春秋講義

一卷

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按張氏春秋講義載橫浦集邇英殿進講凡三篇
一曹伯來朝一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一六月辛丑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海昌縣庠所講二篇一
發題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又曰新錄載暈帥師
一篇

王氏彥休春秋解

佚

王庭珪序曰王澤竭於不競之晚周然後春秋作然六經
俱焚於秦自漢以來采取古文逸篇往往出於蕳川濟南
齊魯諸生之所掇拾惟春秋出聖人之筆時有斷闕要非
後之儒者所能竄一詞也世之爲春秋學者其說鋒起解

千百年之後取其焚餘殘脫之篇益鑿其說以出新意失
其旨矣余崇寧中始遊廬陵郡學是時朝廷方以經術訓
士薄海內外悉用三舍法獨春秋不置博士故鼓篋升堂
無問春秋者惟王彥休以宿學老儒時能誦說而學者終
不暇習彼年復詔天下立學以是經天子之事首尊用之
於是彥休之學久湮沒而近乃出焉若彥休者可謂能守
其所學窮年而不易特未見有入室操戈而伐之者耳惜
其老矣不能以是發策決科編次其書丐余文以冠之

羊氏永德春秋發微

佚

括蒼彙紀羊永德縉雲人紹興中進士官奉議郎徽州通

判師事呂成公

桂氏績類左傳裒宇志作桂績

十六卷

佚

廣信府志桂績字彥成紹興乙丑進士終浙西運辦

黃氏開春秋妙旨　麟經總論

佚

徐氏人傑春秋發微

佚

朱氏恪春秋羣疑辨

二卷

延平陽孫公復遺旨登其門者亡慮千餘人惟恪實得其要領

柳貫曰浦陽朱恪撰後有石陵侍朴跋語觀其所述大槩本尊王發微

王氏十朋春秋解

佚

周氏幸春秋大義

佚

張氏震春秋輿論

佚

右見章俊卿羣書考索載一篇

鄭氏綺穀梁合經論

佚

晏穆志墓曰處士諱綺字宗文傳家學以春秋爲宗其所
篤好獨在穀梁氏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乾道中賜號
沖素處士

揭傒斯曰處士穀梁合經論多發摘微辭

金華府志浦江義門鄭氏起宋建炎迄明正統歷三百餘
年五十四世合居聚食自綺始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終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春秋二十

薛氏季宣春秋經解　指要

通考共十四卷

佚

季宣自序指要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史何以名春秋魯歷
之所爲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
寅爲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加春
於建子而爲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爲夏四月魯史之作也
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何始於隱公疾始變常也

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於此魯春秋之始也魯
春秋之始作於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
掌四方之志而識於周之太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歷而爲
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晉乘始於穀叔孫史作於
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於魯因
也其因何因魯之史以爲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爲
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其惡直筆以書其事不爲褒貶
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
貶以爲傳舍褒貶則無以爲傳矣此不知春秋者也仲尼
修春秋將以反經之正而還於舊也是故直言以明得失
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事屬辭比事莫善於春秋春

之用也指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爲好不以棄
傳爲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

陳傅良作行狀曰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季
宣字士龍永嘉人有春秋經若干卷指要一卷

朱子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若此只是幾日成
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闕史又如趙盾崔杼
事皆史臣所書

陳振孫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
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
九年年四十其爲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

陳氏傅良
左氏章指

宋志三十卷

未見

春秋後傳

宋志十二卷

存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博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荊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

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絶人誦書屬文一旦迴出諸老先生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閎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蹤以請則曰此某

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爲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侯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

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閔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弃亂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于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於中邱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

善公孫玆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東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千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僭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所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猶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善爰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閟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周勉跋曰先生爲後傳將脫稾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

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惜哉勉
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
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暌隔函丈不
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

蔡幼學作行狀曰公深於春秋其發明獨至又以左氏最
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
削之義

陳振孫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爲之序大畧謂左氏存其
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
序文畧見之

何喬新曰陳氏論世變以爲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
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
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

張萱曰止齋取左傳每段以數語括其大指閒有評駁
趙希弁曰春秋左氏傳十二卷左氏章指十七卷止齋
陳傅良所著也四明樓忠簡公鑰序其前清海崔清獻公
與之識其後而刻之維揚郡庠

呂氏祖謙春秋集解

宋志三十卷

未見

張萱曰呂祖謙博考三傳以來至宋儒諸說掇其合於經

者撮要編之

左傳類編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分類內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

張萱曰中分十九則曰周曰齊曰晉曰楚曰吳越曰戎狄曰附庸皆列國行事曰諸侯制度曰風俗曰禮曰氏族曰官制曰財用曰刑曰兵制曰地理曰春秋前事自唐虞以來左氏所引典故曰論議則左氏傳中論議之文也

左氏博議

祖謙自序曰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因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遊譚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寖就編帙諸生歲時休沐必抄置楮中解其歸裝無虛者竝舍嫻黨復從而廣之曷衍四方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靦然忘世哉恥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羞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

習毫慾髮謬隨筆早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爲媒
借逢掖以爲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鐫或慍而
譴或悔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傳愈博
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裨遂次第其語以諗觀者凡
者也

陳振孫曰伯恭授徒時所作

陳櫟曰呂成公博議乃初年之作不過以教後生作時文
爲議論而已其議左氏多巧說未得盡爲正論

楊士奇曰考東萊先生年譜乾道戊子成此書吾家所有
十五卷題曰精選則知其所著非止乎此也

左氏說

通考三十卷今本二十卷

存

朱子曰伯恭論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辭命意亦頗
傷巧

張萱曰今內閣藏本傳說四冊續說四冊

陳振孫曰呂祖謙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爲文似一
時講說門人所抄

左氏博議綱目

宋志一卷

未見

宋志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

春秋講義

一卷

存

黃震曰成公春秋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之太刻耳

左傳手記

一卷

存

黃震曰手記視講義稍不衍文

陸氏九淵太學春秋講義

右陸氏講義凡二十二條

陳氏藻春秋問

一卷

存

王氏炎春秋衍義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終

弟子嘉興張　渟覆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終

存

黃震曰成公春秋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之太

刻耳　佚

王凡　春秋衍義

存

一卷

陳凡　春秋問

古陸凡講義八二十二條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挍

春秋二十一

楊氏簡春秋解

宋志十卷

未見

簡自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爲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亂者不睹其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即詩之不愚即書之不誣即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孔

子繼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
氣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
子家語而小戴所記乃脫簡於孔子閒居之後閒居之旨
已明繼此章爲贅此言詩之不愚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
之不賊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旨猶未白不可無此章以
發揮也聖言至矣不可以思慮得也不可以言語索也孔
子不得已而有言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
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非褒貶不曲當所是是道
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彰明大
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費誓周書漢汝

林氏栗春秋經傳集解

宋志三十三卷

未見

玉海淳熙十年六月知潭州林栗著春秋經傳集解三十
三卷乞投進十一年十二月上之付祕省

陳振孫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爲左氏傳解表之

王氏休春秋明例宋志作名義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

宋志四卷

佚

中興書目春秋明例一卷紹興中舒州布衣王日休撰凡十篇通謂之明例又冠以例要例釋例意又有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

左氏正鑑

佚

葛立方曰虛中治春秋學爲四傳辨失左氏正鑑紹興初嘗抱其書質於先人文康公文康深許之濡削遺之曰遠類康成發公羊之墨守下卑元凱爲左氏之忠臣趙氏敦臨春秋解

一卷

存

按周氏講義止及隱公凡一十六條附載蠹齋銘刀編

胡氏元質左氏摘奇

通考十二卷

佚

陳振孫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盧熊蘇州府志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紹興中進士高第淳熙中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卒贈少師謚獻惠

按宋志有左氏摘奇十二卷不著撰人姓氏當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是書

余氏嘉春秋地例增釋紀年續編　佚

謝氏諤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陳氏持左氏國類　二十卷　佚

按持字守之金華人官迪功郎筠州高安縣主簿呂伯恭爲作墓志

佚

紹興府志唐閱字進道山陰人舉進士歷都官員外郎乾道閒爲浙東檢察嘗以左氏春秋倣遷固史例以周爲紀列國爲傳又爲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於世

石氏朝英左傳約說　宋志一卷　佚

左傳百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取又有王道辨一書未板

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爲說平平無甚高論

李氏燾春秋學　程氏本義作集注考

宋志十卷

佚

何氏涉春秋本旨

佚

程端學曰涉字濟川

章氏沖春秋左傳類事始末

宋志五卷

存

沖自序曰始沖少時侍石林葉先生爲學先生作春秋讖數十年而後備近者亦或十數年有一人而數事所關有一事而先後若異君臣之名字有數語之閒而稱謂不同閒見錯出常病其不屬如遊羣玉之府雖珩璜圭璧璀璨可愛然不以彙聚驟焉觀之莫名其物沖竊謂左氏之爲邱明與受經於仲尼其是否固有能辨之者若夫文章富豔廣記備言之工學者擬其英精會其離析各備其事之本末則所當盡心焉者古今人用力於是書亦云多矣而爲之事類者未之見也沖因先生日閱以熟乃得原始要終攡摭推遷各從其類有當省文頗多裁損亦有裂句摘字聯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約而不煩一覽盡見又總記其災異力役之數時君之

政戰陣之法與夫器物之名併繫於後讀之者不煩參考而畢陳於目前惜乎先生已沒不及見類書之成久欲鋟板勉率前功而慮有闕遺載加訂證未敢自以為無恨也姑廣其傳以便童蒙則庶幾焉淳熙乙巳歲沖假守山陽嘗刊之郡庠適會臥疾繼有易地之命卒卒讐校其閒多有字畫謬誤題空差失者揭來天台簿領之暇遂加是正復刊之郡庠尚冀有可教者

謝諤序曰諤幼年於諸書愛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窮其本末或繙一二葉或數葉或展一二卷或數卷惟求指南於張本至其甚詳則張本所不能盡往往一事或連日累旬不得要領況掣肘於他書他事則力有不專自長至老之法年爲主而事繫之使君之法事爲主而年繫之以事繫年而事爲之碎以年繫事而事爲之全二者不可一廢紀年也故以事繫而年全紀事也故以年繫而事全事繫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繫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爲表裏歟初使君由山陽移天台諤久知其政之宜乎民今又知其書之明乎古書之明古所以爲政之宜民又豈有二道耶使君欲諤題數字遂以喜於見所未見者報之

陳振孫曰朝請大夫吳興章沖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壻

陳耆卿曰沖雪川人淳熙十四年以奉直大夫守台州

李氏孟傳左氏說

宋志十卷

佚

宋史李孟傳字文授學士光之子也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進直寶謨閣致仕

李氏心傳春秋考義

宋志十三卷

佚

胡氏篔春秋三傳會例

三十卷

佚

周必大曰篔字斗南廬陵人廸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宋志二十卷

佚

陳亮序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閒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眞僞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迨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一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廢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祕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予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考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

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爲婺之按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傳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鋟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吳師道曰棐衢人字文約陳亮序以爲湖州人陳振孫謂湖有沈文約名長卿不名棐知亮誤也

都穆曰春秋比事二十卷舊名春秋總論宋陳龍川謂湖州沈棐文伯撰爲更其名曰比事序而刻之嘉定辛未廬陵譚卿月序則以爲著於莆陽劉朔非文伯也蓋譚親見劉氏家本故云

張萱曰宋淳熙閒婺州校官沈棐注前以諸國爲類後以

佚

劉氏夙春秋講義

一卷

佚

眞德秀後序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儒說之亂經著爲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子同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

經大指畧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
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
者其深味之

葉適志墓曰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著作
一諱夙字賓之弟正字諱翔字復之二公治春秋於三家凡
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釋褐調吉州司
戶臨安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
編修官兼史院編修官除著作佐郎出知衢州

周氏淳中春秋說約

六卷

佚

州寧海縣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授茶陵軍使乞主
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乞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淳熙十六年卒著文集十卷

春秋說約六卷

馬氏之純春秋左傳紀事

佚

徐氏得之春秋左氏國紀

宋志二十卷

佚

陳傅良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
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

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已被之絃歌謂之樂章爲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爲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爲書至編年則必序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

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二子爲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爲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滯爲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閻左氏史與國紀畧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余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爲之序

趙希弁曰右清江徐得之所編也自周而下各繫以國又因事而爲之論斷

江西通志徐得之字思叔清江人夢華之弟淳熙中登進士歷任州縣以朝請郎致仕時號西園先生

謝氏疇春秋古經

十二篇

未見

李燾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一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兩家所傳吳士爕始爲之注隋志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

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爲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爕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爕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爲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邱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惟正元末陸淳纂例刻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

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余惠苦此久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爲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閒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謝疇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劄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向所謂心以爲是者衆未必以爲是也亦獨纂例考按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爲是則於證據操舍必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廢學者相與盡

陸元輔曰謝疇字元錫潼川人

徐氏定潮州春秋解

通考十二卷

佚

葉適序曰昔余爲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並藏於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海前銘稱美未極且怪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爲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

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邱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然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畧後詳諸侯羣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爲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予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苟文密倒而辨人之榮辱於毫釐者非歟余恨乃及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又墓志曰定宇德操泉州晉江人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歷處州台州教授知邵武縣

蘇氏權　春秋解

三卷

佚

閩書權字元中仙遊人從張南軒登淳熙第調梧州推官終辰州守

陳氏震　春秋解

佚

閩書震字省仲晉江人淳熙進士累官太府丞

湯氏璹春秋要論

佚

盧熊曰湯璹字君寶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樞密國子兩院編修除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忤韓侂胄謫居贛州寶慶初以中大夫直徽猷閣致仕

李氏浹春秋廣誨蒙

宋志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李浹字謙善德清人丞相彥穎子以胄監授承曰此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之浹曰吾既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遂不復求試博覽羣書尤好左氏著有廣誨蒙曰衆寶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寧宗朝歷提舉浙東常平至太府少卿建言忤韓侂胄出爲福建運判二年召還卒

按廣誨蒙一卷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志有之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終

弟子宣城王　襄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二

張氏治春秋集傳

二十六卷

佚

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

二十七卷又目錄二卷

佚

春秋集注

十一卷又綱領一卷

存

洽進書狀曰竊以爲春秋一書聖筆所刊皆因時君之行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是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麤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注而閒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生平心思萃在此書然智識昏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迹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案圖而考百世可知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綱條麤立而其閒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牴牾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它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閒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注之書麤成編次猶冀未遂首邱之日凡有一聞一見悉皆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以前賢已成之說

畧加編刻統會羣言掊擊僞辨以私便覽觀而已敢圖公
朝俯加訪問稱其有補治道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乙夜
之覽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益
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全備故自聞命之後雖復益加
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踧踖累月不敢以進而終以
方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
十六卷春秋集注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
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繕寫裝褙了
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愫欲望朝廷先賜看詳如
其書無所發明迂濶於事即乞免行奏御塵瀆睿覽若猶
採其葑菲遂以投進伏乞敷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

曾孫庭堅後序曰曾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傳集注地
理沿革表三書宋端平甲午宣進於朝付祕閣後集注刊
郡庠景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雪崖黃先生慨是書
之不傳而願見者衆欲鋟梓而未集辛丑歲文臺二提舉
張思敬滕斌亦求助好事者僅成三卷瑞教虞汲留洪上
其事於文臺轉申憲司時魯齋副使臧公移文本路總府
下學刊刻集傳沿革二書集傳雖成而主司任事不得其
人遂致章卷倒亂文字差訛不可讀屏廢久之而沿革一
書亦無復舉行迨皇慶癸丑冬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
各路春秋用張主一傳延祐庚寅詔興科目而遠方士友
購求傳注者頗多時李廣文萬敵主教此邦俾庭堅赴學

按正補刊於是集傳始爲全書流行四方而庭堅所刊集注拘於授徒竟弗克就延祐庚申冬訓導郡庠與學正涂鼎語及集注沿革之未成遂以其事上申總府適際提舉學校官趙文炳爲賢德君子即出學帑以成集注不三月而訖工庭堅識其事於卷尾

江西通志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謚文憲

納蘭成德序曰清江張元德遊朱子之門爲白鹿書院長終著作佐郎迨除直寶章閣而元德已歿矣其於春秋有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端平中進於朝宣付祕閣朱子常報元德書矣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强爲之說而於尚

頒五經四子書於學官傳注多宗朱子惟易則兼用程朱傳義春秋則胡氏傳張氏注並存久之習易者舍程傳而專宗朱子習春秋者胡傳單行而集注流傳日鮮矣余誦其書集諸家之長而折衷歸於至當無胡氏牽合之弊允宜頒之學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說乃命學士劉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書傳曰書傳會選今其書漸廢而仍行蔡傳顧元德是書昔之所頒行者反不得與蔡氏並書之取舍興廢鑒亦有幸不幸焉可感也已

陸元輔曰春秋集注十一卷清江張洽元德撰朱子門人也洪武中命士子習胡氏兼用洽注自永樂中集大全專

以胡氏爲主采其與胡氏相發明者去其與胡氏相刺戾者自此學者不復知有洽書矣然即春王正月解觀之木朱子之說而以改月改時爲正勝於康侯夏時冠周月之義多矣舉一可以例其餘知此書之不可不讀也

按張氏集注釋春王正月云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曰天統蓋天統以氣爲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爲春其說與胡氏夏時冠周月之義別一開卷便枘鑿不相入宜士子棄之惟恐不遠矣今春秋大全專襲環谷汪氏纂疏汪氏既主胡傳故張氏之注不復見錄若纂修大全諸公張氏集注并未寓目非以其與胡氏刺戾去之也

南昌府志士衡字正平豐城人馮平主簿謂春秋一經其說漫衍皆傳注害之作尊經傳及春秋本末晚師朱晦菴稱爲老友其書謝艮齋諤爲編次而序之

鄭氏可學春秋博議

十卷

佚

閩書可學字子止莆田人受業朱文公晚以特科授惠州文學補衡州司戶

廖氏德明春秋會要

佚

閩書廖德明字子晦延平人受業朱文公舉進士累知廣

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

王氏介春秋臆說

十卷

佚

其德秀志墓曰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徙金華受學於呂成公紹興庚戌進士三人及第歷官國子監祭酒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改知慶元兼沿海制置

繆泳曰金華王介朱文公弟子嘗知嘉興府事粹謚忠簡

鄭氏文通春秋集解

佚

鄭氏補之春秋注

二十卷

佚

蔡氏沆春秋五論

五卷

存

閩書沆字復之元定三子使淵紹易學沆紹書學而以發明春秋屬沆所著春秋五論行世人稱復齋先生

沆自序曰慶元丁巳春先君謫蓼陵以易授兄淵以皇極命弟沆著沆承乎春秋竊惟麟經大書乃先聖孔夫子之親筆聖人體道經世之志存焉雖假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制之而不得肆其欲然褒貶公平

是非的實善惡暴白而萬世之名分於是乎定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也自左氏公穀以來傳注者無慮百家往往辭舛意詭訖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鬱而不彰致使荊公目之爲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考官不以取士謂非聖經以衆謬所誨而妄石無獨見之明耶故武夷胡先生研窮編輯著爲成書正以扶三綱叙九法尊王賤霸內夏外夷而聖人精微之旨已闡揚於當世矣豈沉淺見薄識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其中於賸仲子納郜鼎皆爲私欲所勝有以致之又如彼此二事彼以爲是此以爲非前後一人前以爲褒後以爲貶或以爵號或以日月或書侯書子書名書字書人書州書國前氏後名是非褒貶殆有不可掩者以繼先人之緒耳豈敢妄有所議以取僭踰之罪云

熊禾序曰春秋者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萬世人主善惡之龜鑑也筆削之精微義理之浩瀚使無武夷胡先生儒以發明之則人心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安能俾世之復治也耶予嘗讀是書麤知其中之大意而精詣之旨尚未能明咸淳甲戌試春闈幸官寧武州而竊有志焉蓋竭精力者九年而稿本燼於丙子之厄太母少帝三宮俱已屈膝乙卯皇綱弗振無策匡救保全是乃天地閒一罪人也因與胡君廷芳劉君省軒相與講切僂指蓋十有七年矣一日蔡君希聖挈書一帙示予拜而言

曰此書乃吾曾祖復齋公承高大父西山公之屬所作春秋五論也予聞之斂容避席披視誠道德仁義之言經綸康濟之學而其發明天命人心之懿數楊聖經賢傳之旨闡筆削之謹嚴辨褒貶之攸當義利之明書變之論其要悉備於此誠爲學者之指南復齋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諱沆字復之師事文公朱先生及受家庭父兄之教隱於西山前湖書室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菴居士復齋先生其學者之所尊云餘詳徐君所作先生之墓銘無容予之重贅

蘇天爵後序曰予前總政中書弼直左右爲聖天子之股肱耳目無暇及於詩書今者奉勅來鎮南服藩屏無事留白語警切使何休諸儒復生亦心服而效法之相與起先生於九原而講明焉不但[redacted]也若先生可謂有功於春秋有補於後學者也重加校定正其訛舛使聖經賢傳復明於世後之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卓然有守將尊信於經之不暇而不惑於是非曲直之途矣其項氏易翫辭占家記已行惟蔡氏春秋五論罕有知者世鮮克傳予官鄂省始屬山長張義梓行以惠天下四方學者當珍重之爲拱璧云

蔡有鵬曰予族祖復齋先生作春秋五論府縣諸志載之甚詳況熊勿軒先生序之眞西山先生跋之其刻於文集已明矣即舊志世家云文節公嘗語三子曰淵紹吾易學

沈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知方即復齋更名此鑒鑒可據者今熊氏以五論爲勿軒著則非矣故援考諸書所載以正之即勿軒文集與行狀皆云勿軒著有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勿軒送胡廷芳後序曰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云奈何以五論而爲通解耶此熊氏子孫不察之過也余用賓跋曰春秋五論復齋蔡先生諱沆字復之者所作也文學精義學博而要本之以天命叙之以民彝達之以時中斷之以通誼眞得聖人作經之大旨顧學者疎陋未有深究其說者呂氏則有或問五卷實與此書相爲經緯然五論綱領也或問條目也欲觀或問必自五論始三山學宮舊刊或問而此書罕有知者予故正其亥豕使竝傳

虞氏知方春秋大義

二十二卷

佚

春秋衍義

三卷

佚

眞德秀序曰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二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

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十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閱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賵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

尤有功於世教云

陳氏忞春秋三傳抄

缺

宋史陳忞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長從黃幹遊以蔭補官歷提點廣東刑獄直祕閣贈直龍圖閣

陳氏思謙春秋三傳會同

四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閩書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

陸元輔曰思謙嘗魁鄉薦見知於朱子語門人李唐咨改

女妻焉

黃氏東春秋大旨

佚

戴詵曰東字仁卿幹之兄

時氏瀾左氏春秋講義

宋志十卷

佚

趙氏彥秬春秋左氏發微

十卷

佚

兩浙名賢錄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擢取應

終碧州通判

劉氏伯証左氏本末　三傳制度辨

俱佚

徽州府志伯証字正甫歙縣人

趙氏崇度左氏常談

佚

真德秀志墓曰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爲右曹郎中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以朝散大夫致仕

賀氏升卿春秋會正論

一卷

佚

周必大曰永新賀升卿著春秋會正論

林氏拱辰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佚

溫州府志林拱辰字巖起平陽人淳熙戊戌武舉換文階第歷工部尚書廣東經畧安撫使有春秋傳刊於婺州

王氏文貫春秋傳

佚

程端學曰字貫道四明人

潘氏好古春秋說

佚

左氏類編

佚

余氏克濟春秋通解

十五卷

佚

閩書克濟字叔濟安溪人慶元五年登第爲浙西常平幹官終梅州知州其學邃於春秋著通解十五卷

丁氏鈆春秋要解

佚

葉氏儀鳳左氏聯璧

八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趙希弁曰右三山葉儀鳳子儀撰乃對偶之書也

楊氏泰之春秋列國事目

十五卷

佚

公羊穀梁傳類

五卷

佚

林氏萬頃春秋解

佚

陳氏琰春秋傳解

右氏世系本末

四十卷

佚

金華府志琰字中叔嘉定十六年擢武舉以閤門舍人出知辰州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終

弟子廬州夏日炯覆校

佚

趙希弁曰右三山葉儀鳳子儀撰[illegible]

楊氏泰之春秋列國事目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終

佚

公羊穀梁傳類

佚

[illegible]

金華府志[illegible]中[illegible]十六年[illegible]門舍人[illegible]

林氏萬[illegible]春秋解

佚

四十卷

[illegible]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三

魏氏了翁春秋要義

宋志六十卷

未見

高氏元之春秋義宗

宋志一百五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樓鑰志墓曰端叔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於春秋博採諸儒所集搜抉無遺聞人有書不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裒輯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萃爲一書閒出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

李鄴嗣曰先生集春秋說三百餘家號義宗悉本經旨究其指歸

王氏綽春秋傳紀

三卷

佚

温州府志字誠叟永嘉人趙汝談在史館奏充編校不就有春秋傳紀門人尤焴薛蒙守建與栝皆爲刊於學

程氏公說春秋分記

宋志九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皆隸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趙希弁曰右克齋程公說伯剛所編也其弟公許守宜春刻於郡齋游丞相侶爲之序

王應麟曰春秋分記九十家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又旁採公穀諸子之說附其下又爲年表世譜世本及天文疆域禮樂諸書次國小國著錄

張萱曰宋淳祐閒克齋程公說編以聖經爲本而事則按左氏開取公穀及先儒論辨以證其誣至於論述大綱悉本孟子而微辭多取之程胡二氏復以己意爲新注又倣司馬遷史記爲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有六卷附天王紀二卷魯及列國世家二十六卷附庸諸小國及四裔十有三卷凡九十卷

趙氏汸湘春秋三傳通議三十卷

宋志四卷王贊温州志作三卷

佚

盛如梓曰或謂春秋以夏正紀事近世戴岷隱頗似此說

葉氏元祐春秋解

佚

王氏鎡春秋門例通解鎡宋志作炫

宋志十卷

佚

李氏明復春秋集義

宋志五十卷綱領二卷

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魏了翁序曰天地之運氛摩屈伸爲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爲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體膚告曉於人者眞不啻口訓而面命矣人蓋有由之而弗察者夫子之政布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爲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尚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爲是通經已耳於己之所存反而思之以求其合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祿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減於亂賊矣而莫之知懼焉余然則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爲遷善遠罪之歸非以考義例訂事實爲足也余聞其說而懼益深乃裒萃以附於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者尚虞觀書未廣擇理不精又慮開卷瞭然秖以資耳目之聞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爲是書且諗予爲序嗚呼予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耳

張萱曰宋嘉定間太學生李俞編進俞舊名明復字伯勇取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於本章之次有魏鶴山序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定其後先審其精麤各附

按宋史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

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予嘗見宋季舊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宋史兩存之誤矣

錢氏時春秋大旨

佚

楊氏景隆春秋解閩書隆作陸

佚

姓譜字伯淳晉江人開禧進士建寧司户參軍時氏少章春秋志表日記

佚

吳師道曰時子春秋四志八表日記二十餘冊

佚

王圻曰郭正子紹定中進士教廬州著春秋傳語十卷

林氏希逸春秋三傳正附論

宋志十三卷

未見

龍氏焱春秋傳

佚

李鳴復端平三年奏舉狀曰伏見吉州布衣龍焱會萃經傳科列其條治亂興衰本末該貫評以已見多所發揮如謂魯僖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分所補良多

章氏樵補注春秋繁露

十八卷

未見

姓譜樵字桐麓昌化人嘉定進士朝散郎知處州事

趙氏涯春秋集說

佚

撫州府志趙涯字伯泳臨川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右正言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知泉州再知寧國府

劉氏克莊春秋揆

一卷

存

黃氏仲炎春秋通說

仲炎自序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有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

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內外之差等不齊也倫叙此者爲禮順此者爲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哀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叙乘其順廢其理遏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褒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鬬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天理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爲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爲君父爲臣子爲夫婦爲兄弟爲黨友爲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棼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爲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歿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邱明邱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邱明恥之正亦恥之先邱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閒亦或有得者穀梁氏耳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考故當據事以觀

李鳴復奏舉狀曰伏見温州布衣黃仲炎折衷是非事爲之說證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於治道如謂經有教戒不爲褒貶只杜擬僭尤爲潛心

陳振孫曰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於朝

繆氏烈春秋講義

佚

閩書烈字允成福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添差福州教授遷正字授撫漕侍郎

徐氏梅龜春秋指掌圖

佚

嚴州府志徐梅龜字懼叟壽昌人霍邱縣尉嘉熙閒蒙古

兵至父子力戰死贈宣教郎霍邱知縣

傳氏實之春秋幼學記

佚

江西通志傳實之字莊父清江人登寶慶第調袁州分宜

簿淳祐中授承事郎學者稱南齋先生

洪氏咨夔春秋說

三卷

佚

咨夔自序曰帝王誥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黍離聖人傷

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

流行於人極之中無一息間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

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

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爲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

議冒天下之大罪能逭一時不能逭諸異日能逭諸其

身不能逭諸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定

有不可逭則欲動於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正之筆

所以有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以司天人之契

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爲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

者也以齊威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交陰愈進

則亂愈盛盟宋之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

諸侯皆廩廩乎賢荐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

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桀頤其國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亂極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者作此碩果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天地至教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說

吳任臣曰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泰嘉二年進士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以端明殿學士領內祠有春秋說三卷

春秋二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昆田 校

李氏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

三卷

存

琪自序曰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則可稽考道之升降備霸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區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國各有史晉乘楚杌故典舊章冊書浩博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國無不

記之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捨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
蓋始讀經者睹本末之宏濶而考之於訓辭簡嚴之中錯
陳迭見未究前後不知據經以覈傳固有按傳以疑經是
不能比其事而觀之也琪少竊妄意叙東周十有四王之
統合齊晉十有三霸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爲
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序其事變
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紀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
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或有取焉若夫
春秋微旨奥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也此編作
於辛亥之冬列國諸紀隱括未竟懼其條目破碎援筆輒
止諸老先生每索此書無以復命猶于韶爲之補續其未

周自得序曰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繩以文武之法度筆
削之閒微辭精義雖游夏弗與於斯自隱迄哀凡二百四
十二年其行事筆於春秋者一千九百二十有四該萬有
八千言天道人事朝聘會盟侵伐圍入崩薨卒葬王霸華
夷閒見錯出轇轕紛糾學者欲睹世變始終之會治亂得
失之由非融會經傳該貫首尾默識心通則未足以知春
秋之要領也余童習是經初得竹湖李氏所著王霸列國
世紀讀之不無拆裂經文之疑既觀其分王霸之行事具
世系之本末於治亂興衰之際復序而論之讀者一日而
洞徹原委則極歎前輩之讀書不苟如此閒手抄以示同
志今廬陵羅中行以家藏善本梓而傳之斯文必盛行於

世學者由是而會經傳之大全以探筆削之深意則未必非通經之一助云

黃虞稷曰琪字孟開吳郡人仕國子司業書成於嘉定辛未每國紀後有序論至正中渝川周仁得序而行之

趙氏鵬飛春秋經筌

十六卷

存

鵬飛自序曰木訥子作經筌自叙其首曰魚可以筌求而經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於經如二儀三光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圄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圄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賞爲罰爲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者爲褒爲貶爲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舉十六相誅二叔興十亂爲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鯁貶而誅奸魂其文見於片言隻字之閒而威福與二帝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詎可億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調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從邪及何休杜預之註與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師者彼所學者則有太官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興賣餅之譏各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

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於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
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
之說者例以爲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
意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
邪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爲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
世哉顧學者不沈潛其意而務於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
爲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
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
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
聖意者若何休癖護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爲近公至
於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

其妄正之曰讐無時而可通惡內之言傳失之經書作三
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其疎正之曰總
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之故愚以爲甯之
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於春秋焉愚學春秋每
尚甯之志固願視經爲的以身爲弓而心爲矢平心而射
之期必中於的鴈鶩翔於前不眴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
亂吾心哉庶有得於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
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經筌

青陽夢炎序曰蜀在天一方士當盛時安於山林惟窮經
是務皓首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輕於自衒
而人莫之知書之藏於家者又以狹難而燬良可嘆歎麟

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於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
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
之說者例以爲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
意後世有三家者爲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
邪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爲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
世哉顧學者不沈潛其意而務於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
爲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
春[illegible]亦時有得
黙[illegible]爲近公至
聖[illegible]短不私其
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經人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於合伊川先生謫於涪
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於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
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
毀後有僞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薰陶漸漬所被者廣如
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
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爲之倡所著詩故經
筌二書有功於聖經甚大詩故湮沒不傳惟經筌獨存其
爲說不外乎濂洛之學而善於原情不爲傳注所拘至於
推見至隱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
依據經生學子竊其緒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
著書以淑後學豈爲是哉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傳爲
會之失先原情以爲之裁準得其情則案可斷刑可用矣
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探索於千有餘年之後而
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予所以深有味於是書也予與先
生居同里且受經於先生之高弟每患此書未能散見於
四方謹刊諸家塾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
定之說以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世之人情
而歸於至理廣而充之舉而措之以正詒明道爲心以撥
亂反正爲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尚先生
明經之明□□

張萱曰木訥先生因說經者拘泥三傳多非聖人本意乃
自據經解經故曰經筌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
學官者三焉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
家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爲傳者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
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注專以經解經或以傳
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
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蓋
嘗讀黃氏日抄見所采木訥趙氏之說恒有契於心焉既
得經筌足本乃鏤板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乎善學春秋
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褒貶自見蓋
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信斯言也
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也已

存

鄭玥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令杜注行
之

熊氏慶胄春秋約說

佚

萬氏鎮左傳十辨

一卷

佚

姓譜鎮字子靜平江人登淳祐庚戌第授豐州司戶參軍

陸氏震發春秋叢志

一卷

佚

嚴州府志陸震發字德甫淳安人淳祐中薦授儒學教諭

鐔氏魯春秋節傳

佚

舒氏津春秋集注

佚

胡氏康春秋誅意譴告

一百卷

佚

嚴州府志康娶源人進春秋誅意譴告百卷於朝理宗覽而嘉之特旨與召試調鎮江司戸參軍

存

王鏊序曰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釋今董南畿學政黄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爲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叙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子游子夏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鄭國之爲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爲文則已如爲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殊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之旨殊未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産叔向叔孫豹之流

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場之人亦善言焉有若展喜暇呂飴甥賓媚人解揚是已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蘇梓愼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是已屬國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郯子支駒季札聲子沈無戍薳啓疆是已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是已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辭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而爲史者尤多法焉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讖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古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於經

王穉登曰周翰輯是書無裨左氏裨夫學左氏者耳

牟氏子才春秋輪輻

佚

右子才未成之書見墓志銘

趙氏孟何春秋法度編

佚

程端學曰字浚南四明人

戴表元序曰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必以春秋竊怪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以爲復讐之書不敢廢也夫復讐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敝洗雪而彰明之使爲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所爲與天地並如是而可耳塲屋腐生山林曲士因而掎摭微文破碎大道爲可憫歎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未終讐不得復而遷科廢學者不待申臨川之禁而絶口不復道矣雖以余之困而願學求欲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詎可得耶鄉郡趙君漢弼與余爲同年生精力趨尚記誦討論視余略不衰惰其先人清敏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奏之經筵刻之琬琰者若干言經火燬滅漢弼追憶而補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爲若干言又評攷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長於功名之途而能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是書亦不以世故炎涼盛衰而奪抑交游之期於漢弼何有紀極漢弼年未甚高予戊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一在左杵臼居右畦蔬汲井無一毛於世之色其於春秋法度未可量也

王氏應麟春秋三傳會考

宋志三十六卷

佚

謝氏鑰春秋衍義

十卷

佚

左氏辨證
六卷
佚

方鳳曰謝君皐羽其父鑰以春秋學爲婦翁繆正宇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家

陳氏友沅春秋集傳
佚

江西通志陳友沅字直翁豐城人景定中鄉舉

黃氏震讀春秋日抄
七卷
存

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夥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又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

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春秋正次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弒君弒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失不可況又於褒貶生凡例耶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刻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耶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

存

王氏柏左氏正傳

宋志十卷

未見

讀春秋記

八卷

未見

呂氏大圭春秋或問

二十卷

存

何夢申跋曰傳春秋幾百家其說大抵以褒貶賞罰爲主

蓋三傳倡之而諸儒和之也惟朱文公以爲不然今其載於門人之所紀錄者略見一二獨恨未及成書耳廣文呂先生加惠潮士諸士有以春秋請問者先生出五論示之咸駭未聞因併求全稾先生又出集傳或問二書蓋本文公之說而發明之有五論以開其端有集說以詳其義又有或問以極其辨難之指歸而春秋之旨明白矣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論至先生而備先生亦有功於世教矣夢申預聞指教不敢私祕與朋友謀而鋟諸梓庶幾廣其傳

春秋五論

一卷

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葉夢得呂大圭其最有功者也程端學曰呂樸鄉五論正大明白而於明分義正名分著幾微三條之下所引春秋事時或與經意不合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論五篇共一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論閎肆而嚴正春秋大旨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陞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代中下戶輸稅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元兵至公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箋圭
叔不肯將殺之會圭叔門弟子有爲管軍總管者被之山
圭叔變服遁島上壽庚將逼以宮遣追之問其姓名不答
被害先是圭叔緘其著書於一室至是煨焉五論與讀易
管見論語孟子解以傳在學者得存然管見諸書皆不可
見見者又僅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
王昭昭爲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庵稱高足淵源之永
人稱溫陵載泝嗚呼當時詆訾道學者往往謂其迂踈無
濟然宗社既屋人寧北向圭叔獨不爲詭隨甘走海島不
潭以身膏斧鉞大節何凜凜也以是觀之道學亦何負於
人國乎良可歎也矣武榮即今泉郡之南安縣唐嗣聖中

翁氏夢得春秋指南

一卷　佚

春秋擿實

二卷　佚

春秋要論

十卷　佚

春秋記要

一卷

佚

壽昌縣志翁夢得字景說端平咸淳閒兩中詞科尋隱岱
教授

周氏啟孫春秋類例

佚

謝鐸曰春秋類例周啟孫著今亡

家氏鉉翁春秋詳說

三十卷

存

鉉翁自序曰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爲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魯

事得書大事缺書遂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其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爲一時記事之書也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史而爲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事者也春秋記事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歲所書者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公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辭大率

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奧旨絶出語言文字之外皆
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檮杌魯春秋
史也聖人修之則爲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蜉
蝣伏乎堤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蓋可憫不足深
責也鉉翁早讀春秋惟前輩訓釋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
年以後閱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
明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託
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
同諸說之已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
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尚有疑夫然後以某鄙
陋所聞具列於下如是再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晚暮

憂患困頓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瀛又爲
暴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
秋文字因答問以述已意卒舊業焉書成撮爲綱領揭之
篇端一原春秋所以託始二推明夫子行夏時之意三辨
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
考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僭躐之罪則無
所逃

龔璛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
率成此書書成自瀛寄宣託於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
蓋久而綱目十篇學士大夫已盛傳於世矣泰定乙丑宣
學以廩士之贏刊大學疏義等書取諸潘氏鋟梓於學凡

三十卷其曰春秋集傳詳說蓋筵夫說約者得經旨焉並
先生著述意也先生之祖大酋以成都府教授列於朱文
公學黨之籍其淵源有自云
宋史家鉉翁蓬州人以蔭補官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爲所請使留館中聞宋
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其學遂於春秋自號則堂改
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成宗放還賜號處士
黃虞稷曰鉉翁北遷時居河間所作因答問以述己意綱
領凡十篇
謝氏翱春秋左傳續辨
佚

一參軍
吳氏思齊左傳闕疑
未見
金華府志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用父蔭攝嘉興水宋
亡隱浦陽自號全歸子與方鳳謝翱放遊山水間
許氏瑾春秋經傳
十卷
佚
一紹興府志許瑾字子瑜世居剡之東林宋遷既改徵辟不
就學者稱高山先生
徐氏文鳳春秋提徑

十卷

佚

嚴州府志徐文鳳字伯恭壽昌人從吳興陳存受春秋成淳間釋褐權知象山縣至元革命隱居教授著春秋掇經

十卷

曾氏元生春秋凡例

佚

王逢曰礱峰曾元生江西人宋末屏居教授有春秋凡例

大學演正藏於家

邱氏葵春秋通義

未見

存

熊氏禾春秋通解

佚

按退齋與胡庭芳書有云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又云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于徒抱苦心力實不逮則是書燬後不果續也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一終

弟子平湖洪　勳覆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五

仁氏公輔春秋明辨 程氏本義作集解

宋志十一卷

佚

黎氏良能左氏釋疑

宋志一卷

佚

左氏譜學

佚

宋志一卷

國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